

，擊破美國左派人士爲匪宣傳之企圖，收效甚大。

劉學長之反共行爲，爲共匪統戰份子所注意，先是千方百計拉攏其同大陸匪區「觀光」，但學長反共意志堅決，毅然拒絕，於是毛共份子惱羞成怒，竟唆使美國各地左傾份子，使用各種方法打擊學長，散佈謠言云其已接受毛匪之邀返回大陸，並有意將謠言迅速傳至國內，幸學長不久返國，使此項惡毒謠言不攻自破。

以學長在國際間之學術地位，在美國原可享受優裕安定之生活，但爲愛國熱誠所驅使，廿年來不計名利，不顧他人攻訐，經常回國，赤膽忠誠向政府不斷提供國事意見。劉學長今年初來臺時，實已抱病在身，然仍不憚煩勞，迭次邀約國內財經學者與專家，共同積極展開英文「中華民國統計提要」之編輯事宜。學長離臺返美前，腹瀉腹痛已告痊癒，但赴美後，腹痛復發，經診斷係膽囊結石，三月下旬開刀割除膽囊時發現腸癌，四月間第二次開刀割治，但不幸癌症已蔓延至肝臟肺部，以致醫藥罔效，於八月十四日逝世，享年六十一歲。

劉學嫂戠亞昭女士湖北省房縣人，系出名門，民國四年五月三十日生於北平。燕京大學畢業，赴美康乃爾大學研究院進修，於二十九年與學長結婚，伉儷情深，竟以身殉，享年六十歲。

海天仙侶

劉咸思

本文作者係劉大中學長胞姊、馮紹光學長夫人，是國內文壇馳名的女作家。劉學長伉儷逝世百日紀念卽屆，特應編者所請以血淚至情寫成悼文。原文詳盡，字字珠璣。惜友聲篇幅有限，割愛甚多，在此敬向作者致歉。聯合報副刊載有全文，請閱讀。

——編者

(一) 愛的誓言

在美國紐約州的綺色佳城，離康乃爾大學約五分鐘汽車路程的公路邊，有一棟房子，大門外，六二四號的數目下，釘着一塊「劉寓」的牌子，那就是胞弟大中的寓所。大門內是客廳和餐廳，佈置着從臺灣買去的雕花几椅和地毯。壁爐架上是大中從北平帶到美國的雙親的牌位。餐廳旁邊是廚房。廚房門外是一個裝有碧紗櫺的陽台。在風和日暖的時候，他們就在這個陽台上用飯。客廳的落地玻璃窗外也有一個陽台，沒裝碧紗櫺。

去年八九月間，我在他們那裡住着的時候，被他們安排在客廳下面的地下室裡。有沙發、電話、書櫥

長公子壽華，次公子清華，均僑居美國，卓然自立。長媳鄧思湄，孫女思華、美德。大德有後，克紹箕裘。

身後哀榮

劉大中學長夫婦在美雙雙逝世消息震動中外，八月廿六日臺北各知友同學曾在懷恩堂舉行隆重的追思禮拜。嚴總統、蔣院長均親蒞臨。張繼正先生報告劉學長一生行誼及對國家貢獻事略甚詳。附錄於上。

政院已議決請總統明令褒揚，以彰賢勞。又據凌前校長言：八月初在中央研究院所刊出之第九期院訊中看到劉學長五月十八日及六月十八日兩信報告病情甚詳，知已甚爲嚴重，比即去函問疾，囑其安心調理。劉學長接信後於八月十日親筆復信謂「賜諭敬悉承關注至感現正安心療養中專此致謝……」此信郵戳係八月十一日，信到臺北時，噩耗已遍傳自中國矣。劉學長之尊人成志先生（號同仁）早年曾在南洋公學攻讀，也是同學老前輩。其任交通部育才科長時，母校事與派遣畢業生出國事皆其經辦，改組交通大學亦正在其任科長時，記此以補所刊事略之不足。

書桌；有電唱機、彩色電視機；有牀椅、還有浴室。這是他們寓所裡最大的一間臥室，也是他們招待來訪的親友小住的客房。對着窗的那面牆上掛着一塊橫額，是他們一位朋友送給他們的四個大字：「海天仙侶」。

從他們的客廳及地下客房的落地大玻璃窗內，以及兩個陽台上遠望，就是那穿繞綺色佳城的卡幽佳湖。湖光山色，風景幽美。所以他們這個寓所就名爲「望湖樓」。

我和大中並肩坐在那陽台上的碧紗櫺裡，面對着卡幽佳湖，水碧山青，讓人心神怡暢。那是大中每週忙碌生活中最閒適的一個星期天的清晨。

橘汁、咖啡、吐司，伴和着兒時的往事，當前的

風景，將來的計劃，邊吃邊談。

「姐。」他從來不叫我「姐姐」，也從來不叫我「大姐」，因為我們祇有姐弟二人，不必有所區別。無論是在臺北我的家；或在美國他的家；或是在別處，他一見我，總是春風滿面的一聲「嗨，姐。」我的心頭好舒服。從今以後，這種舒服的滋味，祇有寄望於來生了。

「你知道，姐。當年胡適之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在



弱冠時在北平義演虹霓關

康乃爾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在這卡幽佳湖裡泛舟，爲「白話文」爭論得非常激烈，一不留心，船翻了身，他們二人同時跌落在這湖裡。」

他指着碧紗榻外，不遠處的卡幽佳湖，笑得很開心，我也想着兩位博士變成落湯鷄的情形，跟着他笑，雖然那時，胡趙二位都還不是博士。適巧亞昭爲他拿來各種維他命丸，每天他們都要吃好幾種補藥，大中接過亞昭手裡的開水杯中藥瓶，似乎觸動靈機，他的話題忽然一轉：

「姐，你曉不曉得，我和亞昭早已約好：哪一個先死，另一個一定跟了去。」

我一楞，轉眼看向亞昭，她微笑着說：「我的身體不如你，我一定先死。」她轉向我：「他的身體真好。我總是腰痠背痛；他一點也不。他的興趣也真高。沒問題，一定是我先死。」

大中立刻糾正她：「不會有先後的。我們不是約好了一同死嗎？什麼你先，我先？」

亞昭也立刻醒悟過來：「喲，對了。同時死，同時死。」

「大清早的，你們發的什麼神經！」

「姐，我們不是發神經，我們真的是早已約好的。」他們二人同時鄭重聲明。大中又接下來說：

「姐，你想，兩個人一直相依爲命，到老了忽然剩下一個，那滋味好受嗎？你說叫我們和誰住在一起？」

「住到我那裡來。」我說話是向來不會「三思」的，何況以我和他們的關係，也該明白表示歡迎同住的意思。大中遲疑了一會，沒有開口；亞昭却接了下去：「姐姐別生氣，那意味是不同的。」

「那是不一樣的，姐。」

他倆同時把我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們是對的。即使親如手足，也無法和夫婦相提並論。更何況亞昭的對大中真是體貼得無微不至，以致他不但對家事絲毫不管，就連他自己的手帕在那裡，也要叫亞昭。自從他兩眼開過白內障之後，每天早上要裝上兩個軟性隱形鏡片。大中一性急，裝不好時，眼睛會疼痛紅腫，因此更離不開亞昭了。我並不是說大中的離不開亞昭，完全是要亞昭爲他服務。我不過是舉一兩件非常微小的家務來說明大中是如何依賴亞昭。也就是因爲亞昭在家事上寵壞了大中，才能使他一心一意想在學術上稍有成就。至於亞昭所依賴於大中的，我想是在世俗的「輕瀟蜜愛」之外，屬於心靈精神方面。這就

非局外人所能體會得到的了。

大中彩串「羣英會」的那次，凡是想看戲的朋友，全是由大中自己以二百元一張，買票來請客的。大中沒有想到，不大欣賞國劇的何凡先生居然也想去，所以沒爲他們預留座券。在我和海音姊通電話時，海音說何凡已封了四百元請誓還先生代買兩張票，不知是否買得到。我打電話告訴亞昭。亞昭說二百元一張的已送完，現祇剩樓上兩張一百元的了。我把海音電話號碼告訴她，讓她倆直接商談。後來海音告訴我：「祇爲我們這兩張戲票，亞昭每隔半小時就來一次電話。對於大中別的事情，她更不知會怎樣操心呢！依我看，戰亞昭大概祇是爲劉大中活着的吧！」後來，我把這話告訴大中亞昭，他倆臉上都閃過一陣幸福得意的微笑。不幸，海音的話一言而中。真可算是亞昭的知音了。

「我們不是發神經。我們真的早已約好。」他倆同時鄭重聲明。又重複一遍：「哪一個先死，另一個一定跟了去。」

我們從小生長在「百無禁忌」的民主家庭中，一直是滿口死呀活的「童言无忌」。當時他倆又都是活

忍心把他們雙方的「愛的誓言」，認爲是一時感情的衝動。不過我想，那將是一件非常非常遙遠的事，而且我未見得能看得見，因爲我比他們年長啊。所以他們雖未必是姑妄言之，我却是姑妄聽之的。

等到大中癌症兩次化學治療無效之時，我想起他們的誓言，擬了一個信稿給壽華、清華兩侄，將他們雙親的誓言告訴他們，請他們在大中有什麼不幸發生之時，好好照顧他們的母親，和她同住，或說服她到臺灣來，和我同住。信雖擬好，我並未寄出，一因大中他們來信，雖然治療無效，仍很樂觀，我不願想到有什麼不幸真的會發生在他身上，至少不會這麼快。二因我想，亞昭即使會殉情，至少要等將大中一切事情料理清楚後，才履行誓言。誰知噩耗傳來，亞昭竟真的這麼癡，同年同月同日而去。信即使寄出，他們的兩個兒子也是措手不及啊！假如她能留着有用之軀，完成大中想作而未能來得及作的許多事情——整理他的文稿、著作；替他寫傳記、年譜，不都比爲他殉情更有意義嗎？雖然她不是讀的經濟，不能像居禮夫人一樣將大中頭腦中的蘊藏發揚光大。當然我不忍再

到：亞昭的兩位異母弟妹均已大學畢業，不但可以自立，也已有肩負起奉養老父的擔子；大中的兩個兒子雖在美國長大，因在大中亞昭教育之下，仍具有中國傳統的孝思和美德，長媳頗有婆母之風，兩個孫女也非常可愛，所以他們才能這樣安心而去。

以當初大中對他自己病情充滿信心和樂觀的情形付度，不到完全絕望的時刻，他是不會放棄求生的意念的。在那提前結束不堪癌症折磨的痛苦的一瞬間，大中可能既不忍要亞昭同行，又怕留她一人會受不了孤燈獨對、失去心靈依賴的淒涼況味。可憐他那時已呼吸急促，行動困難，無法阻止亞昭，祇得在他極度矛盾的心情中，聽任亞昭作她所決定去作的事了。何況，假如亞昭先走，大中一定也會跟了去的，因爲他們的誓言是互相的。

以下是他們二人分別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姐夫：
姐夫：

你們收到我們這封信時，我們已經雙雙携手脫離這個世界了。請你們不要過分悲哀，人生總有一別。我們倆早已約好，這個世界不是單身老人能過的，所以我們

早已決定雙雙携手而去（六十、七十、八十都是如此），現在還過早了一點而已。親愛的姐和姐夫，請你們原諒我們未能自己向你們道別。

我這個月承受的痛苦，遠在你們所知以上。我肺上也有癌，最近呼吸短促，常常咳嗽（肺會比肝壞得快），自兩三天前，胃腸都痛了，可能癌也長了。西醫早已無辦法，中醫也祇能治標。等到呼吸完全不停的短促，肺就無救了，人也就完了。

我們最近信了基督教，希望神能原諒我們一切的過錯，使我們安息。

再會了，敬頌

麗安

弟上

這是我此生唯一手足、胞弟大中寫給我的最後一封親筆信。他寫這封信時，自知已無活的希望。我確信他對自己生命的匆匆結束，並不感到遺憾，遺憾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報效祖國了。

姐夫：
姐姐：

想不到二月間機場分別後，變成永別。請勿悲傷，人總有一死。我二人一同到另一世界，與雙親、阿姐團聚，豈不是一樂事！

你二位多保重。身體略感不適時，應立即看醫生。大中因不肯檢查，受罪半年，現已達到不能再忍耐時期，到了肺部就難治了，中西醫都已束手無策。已盡了所有應治療的方法，仍挽不住性命，此乃天意也。

我們早有約定，一人得絕症，兩人同歸於盡。不想這天來得太快一點。兩兒均已自立，壽華家庭美滿；清華雖仍未婚，但他朋友甚多，性情隨和，自得其樂，我們也安心了。

可憐大中仍有些工作未能完成。他要整理自己所出的文集，又想寫自傳，都來不及了。兩次開刀後，精神還好（你會看過照片）。每一次治療，傷一次元氣，如今瘦得恐祇有八十多磅了。心緒精神都惡劣，到了末日了。

我們關照兩兒，身後火葬，不驚動友人，不要任何儀式，祇有兩兒兒媳兩孫在旁。將來葬在紐澤西州壽華家附近。

我們結婚卅五年，相處極融洽。尤其兩兒離家後，更爲密切，如今一同結束生命，毫無遺憾，請萬勿悲痛。祝

麗安。

亞昭上

「滿妹好！恭喜圓妹添了千金。」

這是亞昭寫給我們的最後一封信。其中所提到的滿妹是我家的管家，圓妹則是滿妹的女兒，在我家住了幾十年，讀書、習技、就業、結婚、生女。亞昭和她也很熟。在她最後一封信裡，還有心情「恭喜圓妹添了千金」。她是如何平靜安祥，真非常人所能及。

他們那種「不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永矢勿渝的愛情，在這兩封信中表露無遺。

亞昭信中最令我傷心的是：「可憐大中仍有些工作未能完成。……每一次治療，傷一次元氣……到了末日了。」可見得大中畢竟是被化學治療治死的。亞昭既然知道大中有些工作未能完成，爲什麼她不留下來替他完成呢？真是可惜！

這兩封信是他們長子壽華於八月十九日自紐澤西州寄來。兩人都未寫日期，想是八月十二日或十三日寫的，可能原想臨走那天再填日期，結果忘了。

九月二日接到八月廿七日蔣碩傑先生來函，特附錄於此，讓關心大中亞昭的親友們可以知道他們失踪及被找到的詳情：

……「大中兄之噩耗，親友莫不震驚哀悼。而賢夫人亞昭嫂之靈耗，想更悲痛愈恆。惟總祈節哀順變，與大中兄手足情深，想更悲痛愈恆。惟總祈節哀順變，

，這是壽華清華和我應當永誌不忘的。

亞昭信中所提的阿姐是從曾祖母時代就來到我家，歷經劉家五代，我和大中的襟姆阿葵姐。卅七年，大中再度去美，把她送來臺灣，和我同住，後來病故在臺北我的寓所。

我真嚮往於那個永無痛苦的世界。我多希望能與雙親、阿姐團聚，又多切盼再與我胞弟弟婦相會！這個人子想也不會太遠了。這也就是我始終覺得他們仍然那麼活潑健康，在我眼前有說有笑的，並未離我遠去。真的，他們仍還在！他們仍還在！春風滿面的娃娃臉，端莊秀麗的美人胎，我不必閉目沉思才能看得見他們。就像現在，他們正在含笑看著我寫他們自己的事，大中還恨不得有所建議呢！

(二) 治療經過

大中亞昭於今年二月七日離臺，回到美國紐約州綺色佳城之後，曾來過好幾封信，都提到大中腹泄腹痛仍然未止。綺色佳城的醫生，竟以他自己的經驗說：「我到希臘去了一個時期，回來後，腹痛腹泄了半年之久，慢慢的自己就好了。」臺灣醫生開的消炎藥

保重身體爲禱。此次突變弟等未能預爲防範，實不勝歎咎。蓋內子邊醫囑需於八月十二日去羅查斯特醫院施行手術。其先一日，大中兄囑過其寓一晤，見其呼吸短促，不時嗆咳，深以爲憂。彼亦云：此後再得幾度晤面不可知矣。語畢不勝愴然。但初未料其時彼等已有雙雙自盡之決心也。不度弟送內子入院之次日（十三日），鄰居友人即發現其汽車至晚未歸，家中亦似無人。弟又次日（十四日）下午自羅城醫院回來時，過其門，見汽車仍不在，敲門亦不應。遂回舍打電話問壽華侄，詢是否去彼處就紐約之中醫（奚復一先生）診治。據答稱未來，亦不知其行踪。遂益驚恐，乃報警，請四出尋找。並請壽華侄速來此間，主持一切。壽華十五日晚到，乃共邀警察來寓商談，請認真尋找。遂於次日（十六日）晨在附近一汽車旅館發現其車，及兩人遺體。據法醫檢驗，則兩人似皆於十四日即已棄世矣。哀哉！一切喪葬儀式，悉依遺函由壽華、清華兩侄主辦。骨灰將由壽華携歸紐澤西州安葬。康乃爾大學擬於下月開學後，舉行一追思禮拜。此間友好，亦在籌劃捐募一紀念獎學金，設於康大經濟系，以資永久紀念。」

碩傑先生和熙靜夫人是大中亞昭的知己。這次大中亞昭之喪，蒙他協助善後，由衷銘感。古人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碩傑先生的風義，更令人感動

，他也不讓大中服用。照X光，檢查大便，也查不出什麼結果，所以祇有等待自己痊癒了。

後來因爲腹痛腹泄越來越厲害，才決定前往離綺色佳城約百里之遙的羅查斯特大學醫院去檢查。X光照出的結果是膽結石。就在三月廿七日動手手術割膽的時候，發現肝上分佈極小之癌點。肝不能割，祇可結束手術。返回綺城後，腹痛腹泄仍然不止。大中自己已想到必有別的病症。體力稍微恢復後，又到羅城醫院檢查，發現大小腸接頭處，有一塊東西，將腸子堵塞了百分之八十，如不割除，必將腸子完全塞住。因在四月廿八日將大小腸接頭，癌病發源處，割去約七寸之長。手術經過雖然良好，却又發現其中一部份是有毒性的，與肝上發現者相同。亞昭於四月廿八日來信說：

醫生於動手手術前二天，才將癌症之告知大中。他很達觀。因生命縮短，他倒要極積做點一

向要做而未能抽出時間來做的工作了。

我們還會去香港的，他覺得換換環境，對他有益。

他所住的病房內，有一張沙發椅，我可以當

床睡。我請求大夫，在頭三天中，許我夜間陪伴。因他不能進食，營養全靠靜脈注射供應。夜間看護極少，行動十分不便。大夫特別優待，居然答應了。這樣我倆全安了心。不然的話，我住在汽車旅館裡，要掛念他；他一個人在病房，夜間也不免要緊張。

我們有信心，他可以再活幾年。病人的心理比吃藥還重要。請不要着急。大約十天後可以返回綺城。

沒有想到，他一個月之久，竟開了兩次刀。

亞昭五月十二日又有信來說：

大中近來胃口很好，祇是骨瘦如柴。減肥難，加磅更難。廿三日又要去羅城做化學治療了。

七月底可定今後之計劃。

大中於五月十八日寫給他的至友，又是康校學長的張繼正，孫乾方兩位先生的信說：

……後即開刀割去膽囊（三月廿七日），此外科醫生為第一流，彼同時查看肝、腸等，發現肝上分佈極小之癌，肝不能割，只可結束手術。通常肝上之癌，每是自腸胃而去。初開刀後，體力太弱，無法灌腸檢查。當時亞昭及醫生決定先不告弟，以便體力可早恢復。弟出

貢獻，但確已盡心盡力。即或萬一，亦無遺憾。故心境甚好，此於病之治療，亦有好處。

大中在第二次手術之後，當然也把他得癌及治療情形寫信告訴我和他姐夫。祇是沒有提割去大小腸七寸之多，以及肝上「分佈」小點，為的是怕我們就心。他說：

……總之，第一生，父慈、母慈、姊慈、妻賢淑。兩子均已自立。對國家、教育及學術雖少貢獻，已盡力而為，所以已無一事使弟抱憾。但這些都是廢話，因為弟至少還有幾年可活。

這是他們二人在大中割癌之後，分別寫的第一封信。他們對於醫院、醫生、手術、治療方法，以及藥品，都抱着極大希望。對他的壽命，雖然明知會縮短，但有堅定的信心：「至少有幾年可活」，「並且要在這有限的時日裡，極積做點他一向要做而未能抽出時間來做的工作。」

我要問天，我要問天。為什麼？究竟為什麼，你要讓他們失去信心，絕望而死？人誰無死？他們不是怕死，怕的是他們還有許多未竟之志。哪怕是再多給他一年的時間，我相信他也還可以作一點事。他對國

院返校，適為總統逝世之第二日，益增悲痛。返校後，腹痛腹瀉仍不止，弟知必仍有他病，醫生並云還須再檢查腸胃，但渾然不知已有癌也。體力稍恢復後，又至羅城檢查，重照X光，發現大小腸接頭處大有問題（綺城之X光片不恰好），遂於四月廿七日第二次開刀（開刀前兩天，醫生始告知有癌），將大小腸割去約七寸（該處確為癌之發源處），經過良好，惟須於體力恢復後，始能再行治療其他地方之癌。

第二次開刀，消化及排泄之正常，為二三十年所未有。弟腸中有病，固已多年，以前因無腹痛，故未檢查。而在普通醫生處檢查，固亦無用也。本月十五日，弟又會去羅城，看治癌醫生。決定明日前去住五天，用Chemotherapy（化學治療法）注射及口服。三十天後，再去五日等等。所用藥，有一種為極新者，祇有在少數大學附設之醫院，始能施用。羅查斯特醫學院甚佳，與康奈爾大學紐約市之醫學院可相比埒，標準極高。現時治癌之方法進步極快。乳癌用化學療法幾乎有把握可治好。治弟之癌，則尚無同樣把握（實遠不及也）。好在弟現時精神，消化及排泄均極好，自信此病必可治好。究竟如何，總須六、七月間始能知道。弟一方面極為樂觀，另一方面，覺六十年來，弟家庭之幸福，親友之盛意隆情，均遠越恆常。弟對國家、教育、學術雖無

家、教育、學術、子孫，以至於胞姊——我，都可以說是一無遺憾，惟獨對他自己，却是抱憾而去。天！告訴我，告訴我，究竟是為了什麼！

大中於六月十八日又寫信給張繼正、孫乾方、鄭永年三位先生說：

五月十九日至廿三日弟至羅查斯特醫院作第一次化學治療。第一日除打兩針外，並口服極烈之藥一種（此藥除少數醫學院附設之醫院外，無法買到。蓋尚未經充分試驗，保證無惡劣副作用）。該夜服用後，腹腸震動，五內俱焚（但幸無副作用）。弟戲謂：「病房之苦，有甚於開刀者。」然天明痛苦即止。以後每日一針，誠如繼正兄來函所云，有欲嘔吐之感覺，但無大碍。六月四日，醫生命再赴羅城查驗，X光中竟有控制效力業已開始之顯示（至少未惡化）。醫生以前對弟病從未表樂觀（蓋根據統計，肝癌能經化學療法治好者不到百分之卅，此種統計，可靠性並不高，但較若干其他較易治之癌為困難，則為本實）。該日被表樂觀。醫生並命弟於六月廿三至廿七日，作第二次化學治療（是否能再打針，須看紅白血球是否標準。此次無口服藥，因該藥太毒，祇能約八星期用一次）。七月底作第三次（有口服藥）。醫生認為第三次後再行檢查，當可知弟是否能作遠途旅行，或正常工作。醫生雖較已樂觀，弟覺此症刁頑

，可能時好時壞，不至七月底後，弟亦不作必好之想法，惟有儘量保持平靜樂觀之心境，盡力與病魔搏鬥，七月底第三次化學治療後，仍須過一些時才能作檢查，檢查後，再函陳結果。弟在不作化學治療時，除需較多之睡眠，體力較弱，及體重極輕（平常弟約一二五磅，經兩次剖腹，多次洗腸、嘔吐，及第一次化學治療後，現祇一〇三磅，實已骨瘦如柴）外，並無痛苦，精神很好。七月底或八月中當有更可靠之診斷，弟及亞昭均心境平和，沉着靜養，以慰諸友好之懷念。

弟涵養素差，性情暴躁，一向自知而不能改。此次病中，治療痛苦，休養無聊，許多工作未能結束，雖亦偶不耐煩，但往往能即返平靜，是亦一進步，頗自慰也。

在這封信裡，他已把第一次化學治療所受的痛苦寫得很清楚。他自認爲沒有副作用，其實這兩種藥（筆者並不知道是其中哪一種藥）對他的副作用實在太大，把他的白血球降低了，低得毫無抵抗力。大中當時不知道而已。還有什麼副作用比這更大的呢！

至於他說，六月四日赴羅城查驗，X光中竟有控制效力業已開始之顯示，醫生表樂觀的事，據由綺色佳城來臺的友人告訴我，後來那醫生承認自己看錯了。

天回綺城，過四週再去。至於發生效果否，要一個月以後才知。大中心情很好，胃口也還不壞。如能加幾磅，就表示體力在恢復中。現在一切聽天由命，壽命若短，走在街上也許會被汽車撞死；長壽的，大病也能治好，不是嗎？

下週末（五月卅日），我叫孩子們回來，渡一週末，同大中談談，有些事也該交待一下，以防不測。

自臺北回來後，大中一直在生病，多半時間住在羅城，以後每月去作化學治療，打針藥分量固定後，行動可以自由。香港之行，必須到七月底才可決定。我是不贊成他去的。

海音姊寄來『中國竹』，便中請代致謝。

六月五日亞昭的信更使我安心：

大中做化學治療後，頭數日不大舒服，胃口不好。每日睡三次午覺（每次可睡二小時），近數日來，漸漸恢復日常情形，胃口也好多了，體重未再低落，已是好現象。如果能多吃，增加體重，精神自然會康復。現在他除了睡覺，就是看書，或聽錄音帶，從未一日『藥病在床』，自信心極強，請放心。

六月七日，亞昭又來信說：

大中很瘦，脫了形。現已開始掉頭髮，面色也變黑了。這是由於做化學治療的結果。

，那就是說，第一次化學治療對大中的癌細胞，毫無控制力量。

在兩次手術及第一次化學治療前後，大中還曾支撐著瘦弱的身體，到康乃爾大學，評閱兩篇經濟系學生的博士論文，這是他得癌以後最好的一段時光。

但他五月廿四日給我們的信，卻沒有說化學治療如此痛苦。他沒想到我會看到他給張、孫、鄭三位先生的信的複印本：

姐夫：

上星期親筆上一函，報告弟病況及治法，弟於星期一（五月廿日）去羅城住了五天，昨天（五月廿五日）回來。由醫生施用化學治療。頭一日打針及吃藥，以後每日一針，不算太痛苦。過四個星期後，還要去五天，以後還要再去。這種治法是否有效，須四至六個星期方能知大概，祇有靜候。但我覺精神很好，心境平靜。自覺樂觀，於病總有好處。

亞昭五月廿四日的信中却告訴了我大中治療的痛苦：

我們於五月廿日至羅城醫院，爲大中作化學治療。第一天打兩針，服藥五粒。大中說吃完藥，五臟六腑都在震動，好像在打仗似的。第二天至第五天僅打針。昨

自打針後，大中似有好轉現象。要到七月底才能決定是否去香港。他還是要去，覺得換個環境對病情更有幫助。自然一切還須聽醫生的。他自信力極強，請勿念。

六月十九日亞昭的信上說：

姐姐是否去看過醫生，檢查腸胃？

友人送來中藥兩種。現已由西醫治療，不能隨便亂服中藥。等將來西醫無效時，再試中藥吧。吳先生怎樣了？大便出血，是否有腸癌了？癌是滿處蔓延的，所以必須及早控制。美國每年花費在癌症研究上的款項極大，所以乳癌血癌等已可救治，但肝癌還無辦法。大中所用之口服藥，也是在試驗期內，僅有百分之卅的人有效，所以要看看他的運氣了。活了六十歲，也做了一點事，雖死已無遺憾。到七月底才能知道藥性對他的病情到底有無效果。一切聽天由命。好在後事已交待兩兒了。

「香港之行，還無法決定。新亞書院有電報來，願意等大中病治好後再去。」

以上幾封信，對大中所用的藥，雖不敢說一定有效，他們信心仍然很強；萬一無效，也已表現得死而無憾了。

信中所提的吳先生，是我家管家滿妹的丈夫，亞

昭還曾參加過他們的婚禮。吳先生於兩年前得了食道癌，在榮民總醫院受過兩次手術。今冬大亞昭回臺，來我家午餐時，吳先生還曾扶病前來，要和大中一見。可是大中那時正一心一意忙着將我的冷氣機調成暖氣，好使室內溫暖如春，沒有來得及顧到吳先生，吳却因為腸痛又發，站立不住，無法和大中招呼，就逕自走了。等大亞昭臨行前一日，在我家晚餐，才得和吳先生再見一面。那時吳先生已非常消瘦，而大中除了腹泄腹痛之外，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吃着特地為他做的常州名菜「糟扣肉」，和母親家鄉菜「燕球」，津津有味。亞昭也同樣溫柔嫺雅，笑容可掬。此後，他們差不多每封信都問起吳先生的病情。又怎料，吳先生在這塵世間比他們還多留了一個月，他們却已先他羽化登仙而去了。豈不可嘆！

六月廿五日亞昭的來信說：

前天開車至羅城為大中做第二次化學治療，但檢查結果，白血球未至相當標準，不能做，當天又回綺城了。下週一再去。如白血球仍不夠，就減少藥劑至以前的四分之三。可能第一次的藥太多了。這種藥真毒，第二週大膚色即變黑，頭髮也掉了。本來他就沒有多少頭髮，如今僅有稀稀的一點白髮。有人說他老了五年，我

看還不止。精神還好，但很容易累。曾去過兩次學校，選定兩篇學生的博士論文。如今又在家裡休息了。體重稍稍增加了一點，有一〇六磅。

可是大中六月廿五日給我的親筆信上，卻沒有提他自己白血球降低的事，祇是勸我去檢查身體：

姐：

你來信說，每日排泄不正常，有多年之久，這必有病。你須立刻託朋友找好大夫、好醫院、澈底灌腸（我第一次照X光，因灌腸不澈底，看不出病來，誤了時間）。照腸胃X光，尤其小腸和大小腸接頭處，非常難照難查。腸鏡和胃鏡，我都用了，其痛苦比開刀和化學治療輕多了，你不可再誤。

若是一切順利，我們九月中應可至臺灣。但這祇能算是希望，不能算是計劃。在美休假半年，在綺色佳佳，大家都忙，我沒事做，平常不能多去打擾人家，這種生活，我是過不了的。

「各種中藥我都有了，但還不敢吃，西醫束手之後再說吧。」

他自己的白血球降低到不能再做化學治療，他毫不介意；祇把他唯一手足的胞姊的腸胃放在心上，苦口婆心勸我去檢查。但是我很對不起他。有他這一個

前車之鑑，第一流的醫院，第一流的癌症專家，最新的藥品，最新的治療方法！我的胞弟今在何處？我還要檢查什麼呢？

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沒有失去信心：「若是一切順利，我們九月中應可至臺灣。……」接信當時，我也同樣抱着莫大的希望。又誰知西醫束手之時，中醫妙手也無法回天了，因他全身都已被癌侵蝕了。

七月二日和四日，又得亞昭二信：

化學治療對大中不相宜。本應每四、五週做一次，但它殺死太多白血球。白血球太少，抵抗力弱。因此未能做第二次。下週將另用一種療法。是儘量培植好細胞，來殺死壞細胞。也是新藥，且看結果如何。新的治療也是打針，但反應不多，最多頭痛（筆者註：但此藥反應最厲害，有如打擺子。筆者懷疑大中可能就是被這藥治死的，醫生却對他們說反應不多，詳見下面七月十一、十八及廿三亞昭來信）。我們仍報樂觀態度。有病積極治療，治不好，就是命該如此。

大中因胃口未能恢復病前情形，每日仍勉強食營養品，所以增磅很慢，但未再減，就是好現象。

亞昭七月八日的信是這樣寫着：

昨日去羅城給大中驗血及皮膚，為明日打針之準備

。明日我們再去羅城住一週。每日下午三時打一針，打完會發燒，但三四小時以後即退，第二日與平常一樣。此藥較以前所用者輕微，係刺激自己的好細胞來攻擊壞細胞。當然也不是每個人的反應都好。反正能治就治，治不好時，聽從命運了。

有一時期，大中胃口還好，雖然食量仍較病前少。近來他胃口不好，常有要吐的感覺，可能由於癌在作祟。胃口不好，不能多吃以增加體重，是很壞的現象。總之，大中的病不輕。他現在已不是一月間你們看見的生龍活虎的大中了，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兒了！病魔真能磨人！所幸精神還不太壞，和朋友談天還感興趣。

用「心如刀絞」來形容我讀這封信時的心情是不夠的。「他現在已不是一月間你們看見的生龍活虎的大中了，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兒了！」多慘！每個字都使我的心在滴血！誰能想像！誰能相信！劉大中會變成乾瘦的老頭兒！

得了癌的人，一到要想嘔吐的時候，就是說癌已到了胃裡了。為什麼？為什麼？他的癌竟竄得這麼快？但是我還抱着一線希望：第二種的治療方法還沒開始用呢，也許那個方法能够把他的癌細胞制服！我立即寫了封信去，叫他們拜託醫生給他打血漿、葡萄糖

、高蛋白，再打能增加白血球的藥。既然胃部想吐，又吃不多，要靠食補來增加體重，恢復健康是太慢了。祇要治癌的醫生允准，在綺城就可請醫生回家來靜脈注射，可以使大中較快恢復體力。亞昭七月十一日的信告訴我：

前天（七月九日）我們來羅城。當日下午開始打針 1MG，反應還好，先發冷，後發燒（一〇二度）；昨天（七月十日）打第二針 2MG，反應就厲害多了；一離開醫院，大中就全身發抖，等到了汽車旅館，立刻蓋了三床毛毯，抖了三刻鐘，很像瘧疾，接著發高燒至一〇四度，頭上須放冰袋。今天（七月十一日）又加成 3MG，想必反應也差不多。每天加 1MG，至 6MG。打十一針後，再看結果。癌真受罪。如西藥無效，我真想用中藥了。

如友人問及大中病況，請僅告在治療中，結果尚不知。因朋友們太關切，每日收到信件，在沒有效果以前，不願使朋友們擔心憂慮。

總之，有病盡力治，治不好，是命該如此。我們仍有信心，極鎮靜，請勿念。

七月十一日，大中才打了三針，我也因為他們的信心而有信心。因為他們的鎮靜而鎮靜。

七月廿三日又得到亞昭的信：

七月十七日信及藥均已收到，多謝。

大中因第一次化學治療無效，改用另一種治療，每天打一針，一共要打十一針。打到第八針之後，他實在受不了了，每天發抖發燒，人十分軟弱，胃口也壞了（因為人瘦，發抖時震動胃部肌肉，所以胃疼），而且也不見功效，所以不再去打針。現回到綺城吃中藥，以後再去照X光，看結果如何。反正他不再去做化學治療了。可能癌未治好，人被拖死了。現在全靠中藥及命運的安排。

七月廿四日亞昭信上又說：

我們本想將來退休後，住在臺灣。但照目前情形，恐等不到那一天就完了。半年間，大中由生龍活虎變成乾瘦老頭（自做治療後，身體大受傷，背痛胃痛，渾身不得勁）。病魔真可怕！他平日不肯去檢查，弄得現在如此受罪。

他們雖在極端痛苦之中，還是念念不忘祖國。

七月廿八日亞昭來信告訴我：

上次信中，忘記告訴你們，大中與我已於七月廿三日受洗，為基督徒。病中，大中常看友人自臺寄來聖經一類的書籍，所以心極平靜。

大中已辭去新亞院長職務。因自第二次治療之後，

七月十八日，亞昭又在大中靜脈注射時來了信：

我們現在住在羅城。大中已打了八針，每天發抖發燒。明天（七月十九日，星期六）回綺城。星期一再來三天打三針（共十一針）就算結束了這種治療。因為每天發燒，所以身體很弱，胃口也不好。希望停止打針後，能稍稍強壯起來。反正任何治療都不舒服，大中真是在活受罪。

去年此時，我們在臺北，開會又唱戲。今年此時，大中患了絕症。明年的七月，不知在那裡。所以人應當及時行樂。趁身體好時，多玩多吃，因為人生實在太短了，尤其到了我們這般年齡。

「我們心境極平靜，生死由命運決定。請勿念。」亞昭最近幾封信的「我們極平靜……聽天由命……」等等的話，讓我想到，我在美國住在他家時，他們告訴我的雙方的「愛的誓言」——無論哪一個先走，另一個一個定跟了去。」雖然我絕對不願意想到大中會有這麼一天，但不能不為亞昭預作防範。因此我擬了一個給我兩個侄子的信稿，卻沒有勇氣寄發。因為我決不相信大中會走得那麼快；而且亞昭一定會將大中後事料理妥當後才履行誓言，等到不幸之事真正發生之後再寄也還不遲。

他元氣大傷。一連發燒十天，抖得腹部肌肉疼痛，胃口全無，人瘦極了。而且癌已分散至肺部（可能還有其他部份），這就很難治了。但我們心境平靜，十分鎮定，請不要着急。人總是要死的，不是嗎？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太短了一點。

我回這封信時：「從你信中，看到大中治療時受罪的情形，我的心都痛碎了。你在當面看着他那種痛苦而無法代替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我是能體會得到的。我真想去看看你們。別的我不會做，和你替換着看護他，讓你稍稍休息一下也是好的。再者，什麼時候打電話給你們最合適，請你們告訴我，以免吵醒了你們的睡眠。」我又請她再三商請醫生給大中打血漿等，以使大中早些恢復體力。

七月卅一日亞昭又來信說：

昨天又去羅城照X光。總之，現在大中病情複雜，可能胃也有痛，因胃口不好，不覺得餓，餓時吃一點點就飽了。會服用過一種中藥，咳嗽稍好。但今日又腹痛，他渾身不對勁，祇有九十七磅，前途太不樂觀。但二人心境仍平靜，請勿念。

現在生活習慣很亂，完全以大中生活為主。有時早起，有時睡到中午，所以請不必來電話。人在病時容易

傷感。有時老朋友由他城來電話慰問，他都衝動，何況是你們？我會常常寫信給你們。

我們鎮靜極了。請不要掛念。人生壽數有一定的。說不定有奇蹟出現，可以延長大中生命呢！

本週末兩兒回來小住。

祝吳先生開刀成功。

這封信到我手裡已是八月五、六日了，我在八月二日早已打過電話去，是亞昭跑到地下室來接的。她始終不肯讓我和大中講一句話，她祇說大中在樓上睡覺。在打電話的當時，我自然不敢堅持一定要和大中直接講話，怕把他吵醒了，不能再睡而影響他的病情；而且我想以後還有再打電話的機會。但是，亞昭既然已經明白大中凶多吉少，為什麼一定要讓我們姊弟失掉這最後一次通話的機會呢？當然，她總是希望他還有好轉的可能，而不願他過份激動。亞昭做事一向就是這樣冷靜而堅決，沒有誰能動搖她所決定的事的。可是，從此，我再也聽不到我弟弟那「嗨，姐。」

現在，現在，什麼時候才能有可以接通天堂的電話！

八月七日大中寫了一封親筆信給我們：

好的計劃，要遲些日子才能實行。現在真令我悔之莫及。

八月八日亞昭來信說：

上週末大中去紐約看中醫奚復一大夫。此人和氣又仔細，給了許多粉藥及丸藥，都是他自己製的。每日還迎電話詢問病況。現在剛服了兩三天，當然還看不出效果，不過大中對他有信心，這樣會發生作用的。

大中除咳嗽外，精神較進步，喜歡安靜，同我也很少談話。我們目前生活極不規律：半夜有時他會醒來吃一二次開水及白麵包；有時睡到中午；下午也會睡一二次。電話經常接到地下室去，姐姐也不必來電話，也不必來美看他了。希望有一天他能康復，我們在臺北見面。如果他病好了，明年七月間，我們會回去住兩個月。一切全聽命運安排，我們心境安定，請勿念。

他們這兩封信原來完全是騙我的。我還以為奚大夫的藥真能妙手回天呢！他這實心眼的姐姐，被他們騙得滿懷希望，盼望着明年七月快快到來。

亞昭八月十二日在信上這樣寫着：

大中服中藥稍好。但渾身不是胃痛，就是背痛，沒有一日舒服。反正得了癌症就是宣佈死刑，除非有奇蹟出現。那會有這運氣！他因患病半年多，受盡痛苦，近來脾氣煩躁，喜靜，不愛說話，朋友們也不敢來看他。

七月卅一日的信收到了。我已去紐約看過奚復一大生（陳立夫先生介紹我去找他，陳立公很懂中醫的）。

奚大夫給我的藥，清潤肺、治肝、保胃、補元氣、並殺癌，一切顧到，我想試一個時期。羅城仍定期去照X光的，我已打聽過，大家治法一樣，祇是對我和許多旁人（不生效而已（筆者註：這是因為我們去信勸他換個醫院治看，所以他這樣答覆我們））。至於靜脈注射血漿，補劑等，在我現在的情形，此間任何醫院都不會做的。

姐與我手足情深，我難道還不願和姐見一面？但在目前情形之下，姐遠道來此，我會激動而有精神負擔。萬一我們去羅城住院，把姐放在那裡？電話也請不要打。我們現在有電話來，十個有九個根本不接。親愛的姐，我現在最需要的是清靜休養。我對奚復一大夫有很大的信心，我的病雖重，也許會被中醫治好，請姐放心。

我現在才明白，他這封信上所說的「萬一我們去羅城住院，把姐放在那裡？」其實不是指的去羅城醫院，而是指的汽車旅館。假如我聰明一點，不被他的「也許會被中醫治好」所騙，真的去美國看他一趟，即使救不了大中，可能會留住了亞昭。至少他們安排

。收到這封信時，我已得到了他們的噩耗。我至今還不相信，他們就這樣的走了！走得這麼快！大中八月七日、亞昭八月八日的信，都還說對奚大夫的藥很有信心，為什麼要騙得我信以為真，以致心理上沒有一點準備來接受這個打擊呢？

在臺灣得癌症的人不少，但至少可拖幾年。其間有的時候，還會和沒病的人一樣。假如大中是在臺灣醫治，第一次化學治療，既然知道那藥會把白血球降低，我想臺灣的醫生決不會一連五天打六針，而不替他驗驗白血球的。他們一定會打一針，第二天就檢驗白血球，如果降低了，就會等些日子，到白血球增高到够標準的再打第二針。這樣就不會使白血球一下

降低到毫無抵抗力而讓癌細胞隨處肆虐。第二次的治療使他連打了八天擺子，發抖發燒，幾乎把他那一把硬骨頭給抖散。我建議他們要求醫生打血漿及可以增加白血球的藥，他們自己都不肯向大夫啓齒。當然

我們從小在家裡有時生病，請了某位大夫，就信任他到底，決不病急亂投醫。但他們這種美國一流癌症專家的治法，實在令我傷心而寒心。連亞昭在她七月廿三日的信中也說：「反正他不再去做化學治療了。可能癌未治好，人被拖死了。」又在她七月廿四日的信中說：「自做治療後，身體大大受傷，背痛胃痛，渾身不得勁。」可見得大中病情惡化得如此之快，完全是美國癌症專家第一二兩次治療所促成的。不過，有人傳說，羅城大夫第一次替他割治大小腸時，就已發現癌已分佈全身，本已無可救藥。這樣醫治，不過是為安慰他二人而已。可是他在割腸之後，未作化學治療之前，他的身體並未瘦弱至不可收拾。既知無用，又何必用這麼重的藥量，使他受盡折磨，結果反而吃光他的白血球？也許醫生有好生之德，想用重藥殺死癌症嗎？

假如這次大中的癌症是在臺灣治療，想必可以隨了他的心願：「至少還可再活幾年」，完成他未竟之志。但是現在，一切已遲，回天乏術了。大中自三十五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教授。三十七年被國際貨幣基金聘為經濟專家而又去美，並回母校康乃爾大學任教，

因而居住美國。他則孝養渾身，心不離國。康大當局就因為他有離校回國之意，特聘他為康大最高榮譽高德溫史密斯講座教授，使他不好意思離開。所以他的被美國第一流癌症專家治療而縮短壽命，並非他「罪有應得」。他們早就計劃退休之後，回國定居。這在亞昭七月廿四日的信上也還提過。可惜天不假年，使他們抱憾而去。

我之所以忍受着痛澈的煎熬，把他們給我的私信，一一寫在這裡，不過是想把他們被最新藥品，最新化學治療的經過告訴讀者。他們曾是如何勇敢鎮靜的和癌症搏鬥。癌症肆虐，被害的似乎越來越多。這種治療方法是錯是對，我非醫生，我不敢說，祇想把他被治的經過，給同病者作一個參考而已。

(三) 鞠躬盡瘁

站在臺北懷恩堂大門外，和來參加禮拜的貴賓、親友們一一握手道謝，看他們滿面憂戚的離開教堂。我曾不知多少次，羨慕那些排班站在飯店禮堂門邊，向來道喜的賓客致謝時，那種喜氣洋洋的面龐。自從我們那朵曇花謝後，連帶的也就喪失了這種榮耀

。天可憐見，今天居然也讓我嚐到站在門邊道謝的滋味，但這滋味却是如此的椎心！因為今天，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廿六日上午九時，全國財經界、學術界人士在臺北市基督教懷恩堂為胞弟大中和弟婦戡亞昭舉行追思禮拜。

世事真如白雲蒼狗。去年七、八月間，大中在國軍文藝中心彩唱「羣英會」，盛況不減今天，心情却有如天淵。

他們一向不很喜歡拍照。那年他們突然送給我這麼大一張合照，我並未問他們為什麼會想到拍照。現在以年份推算，那大約是他們結婚卅年的紀念照。想不到，真想不到，這張珠婚儷影，倒成了追思禮拜上的「遺」像了。

他們在天之靈，看到那麼多貴賓、至友、親戚，前來參加禮拜，一定會遜謝未遑，感到慚愧。他們究竟有何德能來承受如此輝耀的哀榮！

主持證道的周聯華牧師領導大家唱詩「賜福救主歌」，讀約翰福音第三章，又共同祈禱。然後由大中的康大學長，也是至友的張繼正先生講述他的行誼：我們親愛的主內弟兄劉大中先生的生平，各位長

官和親友都知道很多，現在我就個人對劉大中先生的認識，向各位做一個補充報告。

我在民國廿七年到美國進康乃爾大學唸書，就受到當時康乃爾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熱心的照顧，那一年的雙十節，中國學生會第一次在康校的大會堂、舉辦了兩晚的平劇公演，為抗日工作募捐，這位學生會會長親自粉墨登臺，演出了一齣羣英會，這位多才多藝熱愛祖國和同胞的留學生就是我們今天在此追悼的劉大中先生。

劉先生在康乃爾大學獲得土木工程學碩士後，決定改修經濟學，居然在三年內從工學院轉學文學院，而獲得經濟學博士的學位，恐怕在康乃爾大學亦很少前例的，在卅六年前還沒有計量經濟學這一門學問，劉先生原來是學工程的，精通數學，因此對用數量方法研究經濟，造詣很深，後來成為當代計量經濟學權威之一。

臺灣的經濟成長，被全世界認為奇蹟，劉先生有大的貢獻，劉先生從四十二年開始提出改進我國外匯制度的建議，促使政府在四十七年實施外匯貿易改革，為我們近十餘年外銷之拓展，經濟之快速成長，奠立

了一個基礎，五十三年替經合會建立一套總體經濟模型，並且建議編製產業關聯表，使我國經濟設計方法全面革新，奠定我現代化經濟設計之基礎，五十四年行政院主計處接受劉先生建議，設立「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十年來對國民所得計算方法及統計之改進，貢獻很多，五十六年協助政府邀請美國第一流經濟學家來臺，參加「臺灣經濟發展研討會」，增進了美國學術界人士對我之了解與友誼，研討會中並決定設立臺大經濟學博士班，並推舉劉先生主持籌辦，劉先生在參加會議期間並且提出「政府收支及全國總生產之供需報告」，建議政府編製全國總資源供需預算，作為決定政府年度收支預算之參考，嗣後行政院在五十七年成立「全國總資源供需小組」，每年編製全國總資源供需估測，對健全預算制度，穩定經濟，很有幫助，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政府徵召劉先生出任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任內完成了修訂所得稅法，增強綜合所得稅之徵收，創設財稅資料與考核中心，首次利用電子計算機，集中處理財稅資料，及建立稅務稽核制度，修訂獎勵投資條例，加強對新投資的獎勵，以改善工業結構，並建議採用營業加值稅，擴大課稅基礎，如果我們將二十年來劉先生替國家所

做一連串的工作，詳細寫下，那實在就是一首臺灣近二十年經濟發展史。

劉先生在賦改會主任委員任內，實際負起推動賦稅改革的責任，第一年不辭辛勞，往返美國四次之多，兩年之間，不僅是竭盡心力，而且唇焦舌爛，設法說服不同的觀念和意見，雖然劉先生是赤膽忠心，大公無私，但是由於賦稅改革的工作，涉及每一個納稅人私人的利益，因此受到不少的誤解，攻擊和中傷，雖然劉先生始終堅定立場，並且從不灰心，但個中辛酸，尤其對於一位一心報國的海外學人，真不是滋味，政府為表揚劉先生對賦稅改革的功勳，頒授景星勳章一座，當時在頒勳後，劉先生忍淚無言的神情，是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

劉先生雖然任教國外，但心存祖國，時時以國家為念，而且反共意志堅決，以致引起在美國左傾份子，包括康乃爾大學之教授與學生，使用各種方法攻訐打擊他，並造謠說他已去大陸匪區，但劉先生絲毫不為所動，不斷的利用他的學術地位，和能言善辯的天才，仗義執言，並竭力爭取美國學術界對我國之同情，二十年來已成為我國與美國第一流經濟學家之間的主要橋樑。

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在國際上的處境，日趨困難，劉先生非常焦慮，特別有鑒於我經濟統計資料不能繼續在聯合國的刊物上發表，認為應設法彌補此項對外宣傳上的損失，因此建議商請曾獲諾貝爾獎金的Kuznet教授，邀集若干位國際最著名的經濟學者，共同撰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一書，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和成就，預期將來在美國出版後，一定有助於我國國際聲譽，但Kuznet教授認為我國尚缺少一套完整的統計資料編製的說明，使經濟學者可藉以評估我經濟統計資料，然後才能等手撰寫專書，劉先生遂於今年元月應政府邀請，專程來臺，邀集國內二十餘位教授學者專家，共同撰編英文中華民國經濟統計提要，在五個星期內，將一切工作安排就緒後，回美就立刻再接洽商得康乃爾大學葛倫森教授同意，擔任主編，邀請六位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包括Kuznet教授，共同撰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一書。

劉先生患腹瀉已有多年，今年一月在臺北，腹瀉之外腹部感到劇痛，經醫生診斷為腸炎，但劉先生仍抱病工作，二月離臺時，腹痛已告痊癒，但返美後又復發，醫生診斷為膽囊結石，三月下旬在割除膽囊之

手術中，又發現有腸癌，四月間再度開刀割治，但不幸癌症已蔓延至肝臟，以致無法挽救，劉先生在兩次開刀前後，仍不斷與此間通信商討有關撰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專書事宜，最後一封信是八月八日所寫，信中對於葛倫森教授應邀來臺商談如何籌備寫書，我方應注意和準備之事項，一一提及，葛倫森教授八月十七日到臺，據告在八月十二日即去世的前二日，劉先生身體已很虛弱，說話亦已感困難，但還約他去談話，面告他訪臺應注意和討論的事項，極為周詳，葛倫森教授可能是劉先生去世前所接見的最後一人，而寫「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專書這件事，亦是劉先生最後的心願，真可說是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劉夫人戰亞昭女士，亦是我們康乃爾大學的同學，在康校與劉先生結婚後，相夫教子，可稱為賢妻良母的典範，因為伉儷情深，竟然成為同命鴛鴦，比翼仙逝。

今年下半年開始，是劉先生在康乃爾大學的休假期間，劉先生原已受聘擔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劉先生之所以接受新亞的聘請，是因為新亞書院是香港的學校中唯一與我方關係很好的，劉先生希望能致力於保

持並增進此一良好的關係，同時因為香港與臺灣很近，可以多有機會來臺，原定計劃是在七月來臺，八月去香港，不料噩音傳來，今年二月七日親友們在松山機場的送行，竟成了永遠的離別。國家亦失去了一位愛國學人，對我們實在是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劉先生已離世而去，但是他的精神和風範，將永遠使我們懷念，但願我們所有劉先生的朋友，都能因他的感召，將我們的心和力更多的奉獻給國家，來完成劉先生未了的心願，並且藉此安慰劉先生在天之靈。

繼正先生對大中實在過份偏愛。他說：「如果我們將二十年來劉先生替國家所做一連串的工作，詳細寫下，那實在就是一部臺灣近二十年經濟發展史。」大中在天之靈，聽到這話，我想他除了由衷感謝知己之外，也祇有忍淚無言了。

促成「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專書的出版，使國際人士對我國多年來從事經濟建設所付之努力有更深入之認識與了解。是大中最後的願望。可惜他有辦法促成國家的經濟快速成長，却沒辦法挽住自己的生命。豈真天意也耶？

鄉長立法委員張九如和王德箴伉儷對於大中更是

和大中的建議是如何樂於採納。這使我想起大中某次到臺，第二天一早，李國鼎先生就接奉總統電話：「劉博士的起居安排好了嗎？」由此更可知故總統蔣公對大中的眷注是如何之深了！

本省警察廣播電臺八月廿九日播出的「就事論事」中有一段說：「國家稅收是立國的命脈，國民納稅是應盡的義務。……時代愈進步，國家愈現代化，稅負稅目愈巨細無遺。……劉大中先生主持賦改會，是為國家工作，為國家增加收入，所繳的稅一點一毫都落不到他個人的荷包裡，我們怎能忍心責怪他呢？」

八月廿八日聯合報上葉耿漢先生的「劉大中側記」中也有「談到改革稅制，提高直接稅，對人人有切膚之痛，總是吃力不討好的。大智如大中先生者，豈有不知之理？明知要挨罵而毅然行之，這就是大中先生之可愛處。」

可愛的大中，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祇要有利於國家，本身的被人攻擊，中傷和誤解，又何所懼？就這樣，他挺起鐵肩、鋼背，獨自揹負着挨罵的十字架，登仙而去。

偏愛。在大中臥病期間，九公和德箴姊經常電話詢問他的病況。當他們噩耗一到，第一個讓我就心的就是九公。我不能不報告他們兩位，但我又怎敢報告呢？後來報上已有報導，我更加就心。果然，在九公「哭劉大中兄嫂」一文中，九公的痛愛大中，使大中真的可以「死而無憾」了。那文中說，李國鼎先生告訴九公，大中曾函開在國外工作的財經專家多人名單與通訊處，李先生已依其所言，時與聯繫，並曾請他們回國提供意見云云。大中自知已無生望，無法再報效國家，所以推薦許多青年才俊以自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中是「鞠躬盡瘁，死而後還不肯『已』」啊！

九公文中另一段……尤其看到五十七年八月下旬，大中兄與蔣碩傑委員聯名瀝陳當時財經方面亟待改進各點，簽奉總統批示「大體皆應照辦，且無甚困難，應由行政院及中央黨部分別督導，如期完成」，並另奉眉批六項，「此應照辦」，「應速辦」、「應照辦」及「此少數專家應即由行政院從速遴選實施，並與大中主任辦理」等手批，都簽名於批下，令我肅然起敬與會過飛。」由此可以看出總統對蔣碩傑先生

（四）如戲人生

提起大中唱戲的事，使我想起五十二年二月，亞昭從國外來信說，為了救濟在港的大陸同胞，大中又被「各方」強拉出來演唱「打漁殺家」。「強拉出來」是亞昭替大中往臉上貼金，大中血液裏有「戲菌」才是真情實話！

大約在初中一、二年級的時候，大中血液裏的戲菌忽然不滿現狀，發生動亂，使他覺得只看戲，已經不够味兒，必須要自己在臺上亦步亦趨，東施效顰一番才過癮。直到科學昌明的現在，還沒有任何醫藥專家能發明出一種特效抗戲菌可以治療這種病菌，何況五十年前的大中？戲菌第一次在他血液裏造反是在北平滙文中學大操場裏彩唱「捉放曹」。那時他才十二、三歲。他在臺上心跳不跳，我不知道。我坐在臺下，因為操場太大，他的嗓門太小，我想舉起手掌，在耳朵旁邊截住他的聲音，可憐我那隻手竟抖得找不到我的耳朵邊兒。回家以後，因為他得到的彩聲沒有唱曹操的李同學多，我還替他可惜得嗚嗚的抹了一鼻子。



遙想公瑾當年

戲菌的爲害，不但能縱的遺傳，而且能橫的感染。當時大中所結交的同学朋友，全是戲迷，就是不會唱，至少也愛聽。由於戲菌作祟，生朋友見面，兩句西皮原板，一段反二簧，就成了知交。大中經常約同好來家，鑼鼓喧天的清唱，進了唐山交大後，更爲交大同學羣掀起了愛好平劇的高潮。

父親看了一輩子的戲，祇會哼一段「先帝爺，白帝城，叮嚀就。我諸葛，保幼主，豈能無憂？……」雖然過門兒拉完了，他還不知道張嘴，韻味却很足。抗戰期間，他和母親淪陷在北平，大中遠去美國，則深入西南邊陲，弄得骨肉四散。勝利鐘聲一響，父親高興得逢人就說，他快要唱「奇雙會」了，因爲不久，他就像李奇一樣和他一雙可愛的兒女相會了。但是勝利後不到三個月，由於一次突發的胃出血，他竟沒能唱成「奇雙會」，含恨而逝。留下母親孤寂的度到第二年夏天，才和我演了一齣哀傷淒涼的「母女會」。那年冬天，我在上海接大中回國。分離十載，他已成家立業生子，但却豐采依舊。船靠岸很慢，他立在甲板上，和我遙望揮手。雖然他算不得衣錦榮歸，可是我們的老父親倚闥渴望了十年，終末能見到他

學成歸來。想不到「奇雙會」對我們，再也不能精采的上演整齣。我不禁哭倒在表妹的肩頭。

大中和程硯秋在北平清華大學合演「奇雙會」，我沒有看到，因爲那時，我在杭州工作。去年七月底在國軍文藝中心，和八月八日在中國電視公司，大中兩次演出「羣英會」，我都在場。畢竟已是花甲之年，他的扮相，比在北平和俞女士演「頭二本紅鬃關」和蕭女士演「得意緣」的時候差多了。而且他演完之後，一直說「累死了，累死了。」我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癌細胞可能已在他體內生長。否則，他這麼喜歡演戲，僅演兩場，何至於累成那樣？假如那時就去檢查、割治，也許現在和以後，他還能把「羣英會」永遠演下去呢！

九月六日，中國電視公司應觀眾要求，把大中的「羣英會」重播了一次，但祇是「撫琴舞劍」那一場，未播「打蓋」。我從他上場一直看到他下場，也一直從他上場哭到他下場。

現在，說什麼也太遲了，太遲了！他在塵世裡遊戲了短短的六十年，帶着他那卓越的經濟頭腦，滿腔的愛國熱忱，特等的國劇技藝，挽着他那美麗的終身

愛侶，消失得無影無踪，無處追尋。留給愛護他倆的人們，無盡的哀思。

民國三年，舊曆的九月初九，是個使我興奮一輩子的歡欣的好日子。天剛破曉，我突然被耀眼的光亮，緊張而期盼的低語，和滿屋奔忙的人影所驚醒。天亮了，一個新生命誕生了。那是個不太平凡的小生命，一家人都爲這小生命的誕生興奮而忙碌。他就是我一生中最高貴的弟弟——劉大中。從那以後，我有了一個同坐同食，同讀同戲，携手並肩，亦步亦趨的手足，六十年前的那一刻，我不必閉上眼睛，仍然歷歷在目。

大中有着雙重性格，兩種興趣。他精研學問，但不是蠹魚；他熱愛國劇，但不沉迷。一個頭腦，能在兩個相反的極端，有着同樣卓越的表現，是因爲他承受了父母親雙方的一切優點。現在他也追隨雙親而去了！六十歲正是盛年，他應該還有一大段輝煌的好日子，雖然武月卿姊說他已播種、開花、結實、豐收，已盡量發揮了他充沛的生命力。但他那盛開的生命的花朵，畢竟凋謝得太驟然了！能不令人惋惜而悲痛！